困學紀聞

十四 十五

攷史

862
15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15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紅山縣宅圖書記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

國立國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府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爲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爲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集古録李陽宋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陽氷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爲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罽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穄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欒書將弒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艸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狥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

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録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本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万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與此鬻牒之始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

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掩如是咸堅以刑人之唁爲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姪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其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重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爲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黨歟

席豫未嘗艸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

多幸也席建侯郎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光黨玉恭則不言溫寶樹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卅書不足以爲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徂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翰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辨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菴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鳶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自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士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爲賢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免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爲狀頭有李肱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扈一人

唐宏詞之論其傳子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万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貞俶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貞俶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所載李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爲應物傳叙其家世云夏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仍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絶不爲親白樂天爲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内龍池程泰之雍録謂諂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奏諂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顓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録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牧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拘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讖於無罷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官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楊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濬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午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露食之又荊楚風土記以五絲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丕同）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蕭頴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録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録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爲後五卷

温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稘兵出說文引虞書稘三百有六旬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僵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揔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荅

李翺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

擔詔封冊皆臣所艸李微之攷國史擔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録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岡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艸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攷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爲令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盡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

同者若兩魯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貧半千詩用之

顔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薄書李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書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録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諫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録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傳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璵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

世系表梁眞陽侯之後有鄴相宜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李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蜊之屬見昌黎集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見白樂天集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炕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

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克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克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疏唐史不爲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何將

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爲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立茅夷指爲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受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傳亮等當從文粹

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韶之紱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口無瑕可以戮人

李晟每戰必錦袠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皷盖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狛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師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兵琯
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
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官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爲已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

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
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爲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
士承旨銀青光祿太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
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摠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曆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衮建中初爲閩人設卿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時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爲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朝野雜記曰西漢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户口率以十户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以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其説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長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郎所以亡晉也

朱温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録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千五季若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爲郡

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叛書較景德之圖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録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艸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眞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爲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爲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録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録爲證與王沂公筆録不同脩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録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勲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

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始有天意

兩朝國史非冠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畧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紹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薰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爲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本後漢張

覇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録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誡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黄勉齋謂非黨者甚多群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攷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畧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社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眞之楊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順
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
爲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取
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胡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
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
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
平二州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以居之按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
張方平由況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
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
五人注者多誤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
民咸又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艸也朱文公
與陳正獻論曰里辭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
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
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
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

之說大事記大臣漢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禺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然宋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号未定有議爲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録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艸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史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豉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以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出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爲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爲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莞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爲樞莞者字載德龜山爲銘合爲一人非也又

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薄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爲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立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爲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牽馬駕頭壞遂以閤門祗候內侍各二負挾駕頭左右次扇筥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艸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非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艸詔熙中譙熙載自遜郡觀察使除王仁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譔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巽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艸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艸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焴不艸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艸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艸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爲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

木譬名節非素脩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号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慼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促胃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汜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極凝

氷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艸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胡槩謂之艸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歸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絶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爲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絶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爲巴陵王而濟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爲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曄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爲時政記而史

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爾

葛父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遂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邵公濟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失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

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已之獨嚮其言皆直切考
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亦
之紀焉

徐景說　衆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
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
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
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
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
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
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
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誌游執中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
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

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崇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戈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爲填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侍罪今屈已盟戎柰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僞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荀子脩身篇）李誠之嘗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倫

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胷寒膽破者儒也　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黄三姦則中原可復雖恥可雪米石郤敵乃耿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縉紳不知矣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魯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乎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已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元祐司

馬公是也夸者死權紹興之秦紹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爲不可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嶷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州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泉卿眞卿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頽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山之壻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諸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

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覩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祁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内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謂崇寧以來蔡京群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槩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眞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卭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臨卭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

10691

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霄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
15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